

# 元代七夕风俗和牛女故事管窥

张银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种生”的风俗应是七夕种巧芽的变异,现在的陇东、南还留有相对完整的这种仪式。挂“鹊桥图”是牛女故事在800年前的一眼涌泉,它让我们追溯到牛女故事在当时民间的繁盛情况,更让我们明白至今留着有关牛女故事精美绝伦的剪纸、年画、板画、木刻等民间艺术的原因。金元之际杜仁杰的《七夕》套曲给我们展示了十三世纪初中原一带详尽的七夕节流程:准备→乞巧→验巧→饮宴→娱乐→醉收→迟散。

**【关键词】**元曲;七夕;牛郎织女;乞巧;种生;鹊桥;风俗

相对于唐、宋而言,元代稳定的统治时期很短,元散曲总量虽然不少,但写到牛女故事和七夕的作家、作品极少,很难形成整体的分析。但是,散曲较诗和词在叙事上更强,携带当时社会生活信息上更详尽,所以我们可拿完整的套曲进行管窥。

## 一、向牛女乞巧的基因追溯

金元之际杜仁杰(杜仁杰[1198—1277],济南长清人,金哀宗正大年间[1224—1232]他曾与山西的麻革、河南的张潜等隐居于河南内乡山中,金亡前他出山为官。入元后隐居以终)的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云:暑才消大火即渐西,斗柄往坎宫移。一叶梧桐飘坠,万方秋意皆知。暮云闲聒蝉鸣,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盒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

**【集贤宾】**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瓜果肴饌美。把几个摩诃罗几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媚!

**【风鸾吟】**月色辉,夜将阑银汉低。斗穿针逞艳质。喜蛛儿奇,一丝丝往下垂,结罗成巧样势。酒斟着绿蚁,香焚着麝脐。引杯觞大家沉醉。樱桃妒水底红,葱指剖冰瓜脆,更胜似爱月夜眠迟。

**【斗双鸟】**金钗坠,金钗坠,玳瑁整齐。蟠桃宴、蟠桃宴、众仙聚会。彩衣彩衣,轻纱织翠。禁步摇,绣带垂。但愿得团圆到底。

**【节节高】**玉葱纤细,粉腮娇腻。争妍斗巧,笑声举,欢天喜地。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遥天外斗渐移,喜阴晴今宵七夕。

**【耍鲍老】**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奇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珠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宵内。风渐渐,雨霏霏,露湿了弓鞋底。纱笼罩仕女随,灯影下人扶起。尚留恋心回。

**【北门子】**画堂深寂寂重门闭。照金荷红蜡辉。斗柄又横,月色又西,醉乡中不知更漏迟。土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

**【尾】**人生愿得同欢会,把四季良辰须记。乞巧年年庆七夕!

这套套曲透露出当时七夕节的许多珍贵的信息,对我们了解当时《牛郎织女》的盛行情况很有意义,尤其是让我们了解到我国800年前的十三世纪初期七夕节极其完整的过程和情形,这在元代以前的诗歌中是没有的。

金朝于1234年被元所灭,而这首套曲的[北门子]曲中说“土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这显然是金元战争多发期的作品,“愿吾皇万岁”之语道出一位仕人的身份,应是个干预政事者之言,不是隐士所语。隐居前,作者不超过26岁,此时应是意气奋发的年龄,当不可能有此闲适的心境来写如此闲情逸致之曲。而从这首套曲的风格来看,当为隐居历练后的笔法,仿佛是一们德高望重的长者所为。所以,此首套曲当为作者隐居后的出山为官时所写,应为1230年左右,距金亡很近。

从这首套曲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牛女故事和七夕风俗的盛行状况,尤其是一些独特的情况。

种“巧芽芽”。作者在曲前曲词中提到“金盒内种五生”,这是本曲第一个亮点。“种生”的风俗也是一种七夕上有关织女的习俗,但不知起源于何时,有人认为“可能是由唐代‘弄化生’演变而来的。”<sup>[1]P140</sup>它是一种求育巫术,即在节日前用若干种植物,如小麦、绿豆、小豆、豌豆等放在器皿中浸水,生芽数寸后,于七夕时用红

蓝彩线扎起来,作为一种要子得福的象征。这种风俗在元代以前的七夕文献中没有出现过。

其实这种风俗远比上面理解要复杂的多。如今的陇东一带七夕节还存在这一习俗,是用来乞巧的。下面引《正宁民俗》中的两段,以见其大概:

七月七日,当地妇女乞巧的花样繁多,也颇为情趣。在乞巧节到来的前一个月,即六月初六,姑娘们就把一粒粒精选出来的豌豆浸泡在清水碗里,……(豆芽)长到两三寸,用五彩丝线拦腰束起来,长到七寸左右,便束了三道五道才线,这就成了“巧芽芽”。

七月七日这天……入夜,弯月当空,姑娘们开始“占影测巧”,即在“巧娘娘”面前放置一盆清水,姑娘们依次将自己的“巧芽芽”掐下寸许投入水中,借月光看盆底的影子,如盆底的影子像纺线车子、织布机子,花朵,则象征姑娘们能纺织、会扎花,是纺织刺绣能手;如盆底映出的影子像刀、水瓢、锅碗等,则象征姑娘们能蒸会擀,能煎会炒,是做茶饭的能手;如盆底映出的影子像凤冠、霞,则预示姑娘的将来大富大贵,是官宦夫人……把这种活动叫做“掐巧芽芽”,掐完后,姑娘们用手挽成“花花桥”,两人相抬,其余相跟,把巧娘娘送往水潭或潦池畔,送其“过天河”会“牛郎”。<sup>[2]P134</sup>

-136

《陇东风俗》中也说:乞巧节是姑娘们的节日……更有些姑娘早从六月六那天就泡起了豆芽,把泡的豆芽放在水缸下,到了七月七晚上,七八个姑娘围在一起,把豆芽掐下来放在水碗中,从豆芽在水里的影子看各人以后能干啥……七月七这一天喜鹊格外少,老年人说,银河无桥,牵牛织女相遇,喜鹊搭桥去了。七月七后的喜鹊头上没了毛,,那是让牛郎织女用脚踏脱了。<sup>[3]P24-25</sup>

这种风俗在今天的陇南、天水一带也是如此。尤其是靠天水的西和、礼县,古汉水源头的漾水河两岸至今还盛行着七夕节这些乞巧风俗,在这儿从七月初一至初七夜,尤其是七日夜最盛,七天八夜的乞巧仪式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应是古老习俗的沿袭,因为“一定意义上讲,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劳动人民‘口传的历史’。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只不过与历史有更为密切的联系”。<sup>[4]P187</sup>所以,这些七夕风俗虽然没在宋代以前的文人作品中提到,但在民间可能早就存在。另外,把种巧芽称为“种生”,是“求育巫术”的范畴值得商榷。“种生”应与“种巧芽”关系紧密,是无后为大的思想和牛女故事流传到其它地区变异的共同结果,因为“种生”作为“求育巫术”在其它季节均应适宜,尤其是冬春,为何偏偏赶在初秋的七月七进行呢?

挂鹊桥图。在曲前曲词中作者还写到“鹊桥图高挂偏宜”。这说明在十三世纪初,乞巧前要在拜巧的堂上挂鹊桥图。这一事件也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民间流传着许多鹊桥相会的剪纸、年画、甚至板画、木刻的艺术。当然《牛郎织女》故事本身也吸引着许多民间艺人去这样做,但在七夕节需要挂图,也是一种客观的要求。“敦煌民间文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只要认真探索,便可使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发展与传播的一个‘潜流’,就像根据一两眼涌泉和地形及地表水的情况,可以判断出地下水的贮存及流向一样。”<sup>[5]P3</sup>同样,鹊桥图便是牛女故事在800年前的一眼涌泉,它让我们挖出当时牛女故事在民间的繁盛情况,也让我们明白了至今留着有关牛女故事的精美绝伦的剪纸、年画、板画、木刻等民间艺术传统。另外,在七夕节挂鹊桥图也说明“牛郎”也是当时人们所祈请的对象,不像元前的诗词赋中乞巧的对象只提织女,如白朴《摸鱼儿·七夕用严柔济韵》说:“知几处,彩楼瓜果祈牛女。”再如黄清老《巧夕偶书》也说:“几叶梧桐暮雨收,彩棚尊俎候牵牛。”

## 二、在七夕宴饮的娱乐流程

杜仁杰套曲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几乎完整地描绘了一幅十三世纪初我国以河南为中心的陇右、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七夕宴流程。

作者在曲一开始便说“暑才消大火即渐西,斗柄往坎宫移。”诗人从历法的角度点明时间。“一叶梧桐飘坠,万方秋意皆知。”又用“梧桐”一词暗示出诗人所在的地方——北方中原一带。“暮云闲聒聒蝉鸣,晚风轻点点萤飞”在继续点明地点的同时用“暮云”、

## 古代诗词中意象的设置对情感表达的作用

张炜

(凤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贵州凤冈 564200)

**【摘要】**我国古代诗词中意象的设置对作者表达情意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能烘托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感;能使作者所抒发的情感显得委婉含蓄;能突出强调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感。可以说,没有对意象的精巧设置就没有优秀的诗词。

**【关键词】**意象;情感;烘托;委婉;突出

刘勰《文心雕龙》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造工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意象”之说一经提出,便被广泛地接受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我国文艺批评的主要理论概念。

历代对“意象”的理解,即有仁智之见。唐代王昌龄《诗格》谓“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楔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镜,率然而生”;司空图《诗品·缜密》云:“是有

“晚风”进一步交待一天的具体时间。“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又承接节日(七夕)时间的同时引出了事件:“金盒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至此,除一、二句的引入外,其余八句相互联缀,似山涧清泉般晶莹剔透、汨汨流淌、一泻万丈、层次尽显。诗人不仅以连环套式的语意依次交待了详细的时间、地点、事件,而且写出七夕前的准备情况,“鹊桥图”、“种五生”、“琼楼筵”。这些可以说是以景代叙,画中写事,应称之为序幕,也是准备阶段。

乞巧是七夕节第一个重要内容。诗人在[集贤宾<sub>南</sub>]曲中作了具体描写:“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飘瓜肴饌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可嬉。”今天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日子,正是大家向织女祈请心灵手巧,实现今后心愿的最佳时刻。大家在鹊桥图下的案几上献满“沉李”、“飘瓜”、佳“肴”、“修饌”等各种美味食品,摆上塑得俊俏可爱的“摩诃罗”和织女像,暗含各自的心愿,虔诚地站定“齐拜礼”。

验巧是乞巧后的必需步骤。[凤鸾吟<sub>北</sub>]曲便属此:“月色辉。夜将阑银汉低。斗穿针逞艳质。喜蛛儿奇。一丝丝往下垂。结罗成巧样势。酒斟着绿蚁。香焚着麝脐。引杯觞大家沉醉。樱桃妒水底红。葱指剖冰瓜脆。更胜似爱月夜眠迟。”玉钩高挂,月色泻辉,夜阑汉低的时候,你穿针,我引线,看谁能“结罗成巧样势”。结果呢?得巧获胜者手持满斟“绿蚁”的酒杯,站在“麝脐”作的焚香前,引觞谢织女,大家都沉浸在这些事中。给得巧者最好的奖励就是让她首先享用案几上诱人的红樱桃等供献果品,大家看着她那葱根一样白嫩细滑、光洁可爱的手指剖着甜脆的冰瓜,顿觉夜色更加迷人,多么希望今夜的时间再慢点溜走。

饮宴是验巧后的聚会。[斗双鸟<sub>南</sub>]中云:“金钗坠金钗玳瑁整齐。蟠桃宴蟠桃宴众仙聚会。彩衣彩衣轻纱织翠。禁步摇绣带垂。但愿得团圆到底。”“金钗”、“玳瑁”以头饰代人;“彩衣”、“纱”、“翠”以上衣代人;“禁步摇”、“绣带垂”以裳配代人。此曲诗人以借代的手法来写得巧者与没得巧者,巧胜者与巧负者此刻全无了刚才的好胜心,大家团坐在宴席上,相互祝愿,希望全家“团圆到底”。

娱乐是宴后参加七夕的人们共同欢娱、游嬉的时刻。[节节高<sub>北</sub>]写道:“玉葱纤细。粉腮娇腻。争妍斗巧。笑声举。欢天喜地。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遥天外斗渐移。喜阴晴今宵七夕。”这时没有开始时仪式的正规,骤添了嬉戏的成份;没有先前的庄重,多出聚会的热闹。妇女们“玉葱”指“纤细”悦目,“粉腮娇腻”神态撩人,你往我来,互不相让,“笑声举”天,“欢天喜地”。只听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音乐缥缈,歌声嘹绕,哪管到“遥天外”星“斗渐移”,夜色已深,好一个热闹非凡的“今宵七夕”。这应算是七夕节的高潮部分了。

醉收是娱乐的结果。[耍鲍老<sub>南</sub>]正属于此:“团圈笑令心尽喜。

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王世贞评初唐四杰时亦说:“气骨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本)王廷相《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诗贵意象莹透,不喜事实粘着。”当代学者有人认为“意象”是“意中象”或“意的象”,以为如郑板桥所说的是不同于“眼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胸中之竹”等。

意象在古代诗词中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它对作者表达情感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 一、意象的设置能烘托作者特有的情感

意象在研究古典诗词时常常指作品中客观景象和主观情感的统一表现,象为外,意则为内在之物,二者完美结合,方能产生美好的艺术效果。所以,作者所抒发的情感通常要由客观之象烘托出来,

食品愈希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珠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宵内。风渐渐。雨霏霏。露湿了弓鞋底。纱笼罩仕女随。灯影下人扶起。尚留恋心回。”看着“团圈”的娇笑姿态,个个都达到了“心尽喜”;尝着新摘的紫葡萄、“旋剖的”“美”“鸡头”,大家愈加觉得食品的“嫩实”、“希奇”,欢乐中已不知道别人家早已休息,只有我们笑声随着凉气弥漫在深夜的各个角落。凉风已渐渐带劲,天空也飘下了霏雨,看着早已被露水打湿了的弓鞋,一阵凉意袭上心头,赶快叫侍女(从)们提灯扶回慵懒的家人,只好把留恋存在心中。

迟散是七夕节的余韵。[北门子<sub>北</sub>]中又以景代叙地写道:“画堂深寂重门闭。照金荷红蜡辉。斗柄又横向联合。月色又西。醉乡中不知更漏迟。土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人们都休息了,剩下紧闭的重门望着寂静的画堂,昏黄的红蜡静静地照着堂桌上一样寂静的“金荷”,它们都是在回味先前难得的热闹吗?看看斗柄,望望已到西面的月色才知道,只顾了沉醉在快乐中竟不知更漏将尽,夜已太深,人已睡熟。但愿战事停息,国君安康,国家太平永远,大家年年有这快乐的节日,岁岁享受这难忘的七夕!

七夕节要进行宴会是在金元时的其它诗作中也有反映,如金代路铎《七夕与叔叙促荷会饮晚归有作》说:“秋香泻月笑谈香,饮散归来夜未央。”再如元代郝经《牵牛》中说:“处处乞巧筵,家家喜相庆。”还如赵孟頫《七夕二首》之一云:“初月纤纤照露台,枉将瓜果闹婴孩。”诗中一个“闹”字尽显七夕节的喜庆之情,“露台”除指屋外的织女供桌,也当有巧宴的含义。

总之,在这首套曲中,诗人从第一和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用或参与或旁观的笔触基本上详尽地描述了800年前的七夕节情形,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十三世纪初期以河南为中心的陇右到山东一带的七夕风俗之窗。

### 参考文献:

- [1]宋兆麟.中国传统节日[M].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6.
- [2]王长生.正宁民俗[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 [3]彭金山.陇东民俗[M].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 [4]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5]赵逵夫.敦煌学文献丛稿·序[J].中华书局,2004.
- [6]隋树森.全元散曲[M].中华书局,1962.

**基金项目:**甘肃省200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陇东南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甘肃一个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论证”

**作者简介:**张银(1970-),男,甘肃民乐人,临洮一中一级教师,西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7-10-14